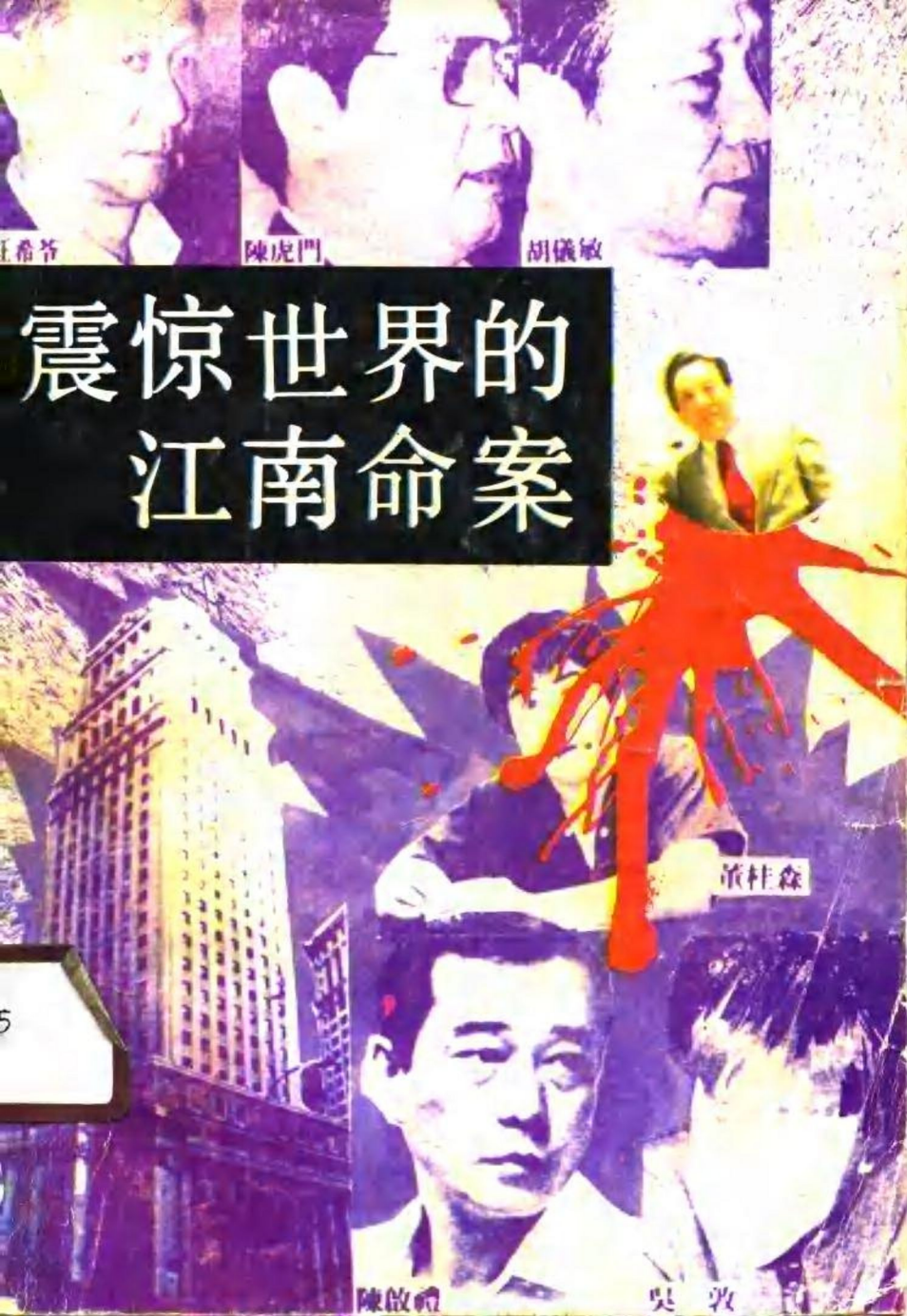




王希哲

陳虎門

胡儀敏

震惊世界的 江南命案

董桂森

陳啟禮

吳敦

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

高润祥 著

责任编辑：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8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97,000 印数：1—9000

ISBN7—5404—0481—7

I·389 定价：3.30元

BLS 1/4

目 录

第一章 里根总统令：实施特别行动 计划	(1)
1. 地下室里的决断	(1)
2. “老鸭”来了	(5)
3. 蛇毒、蛤蚧、豹子胆	(13)
第二章 悄悄放线，等“大鱼”上钩	(17)
4. “大人物”约见	(17)
5. 分头行动	(23)
6. 从中正机场起飞	(27)
7. CIA张开情报网	(32)
第三章 台湾收网，华盛顿拣鱼	(35)
8. “青龙”行动成功	(35)
9. 请日本警事厅帮忙	(43)
第四章 “江南命案”闹大了	(54)
10. 大难临头	(54)
11. “豹子胆”紧急出动	(62)
第五章 是谁牵着谁的鼻子走	(72)
12. “老鸭”被捕	(72)

13. 跟踪柳春娜.....	(77)
14. 吴敦上“钩”.....	(83)
第六章 菲律宾一计还一计.....	(88)
15. 协助逃亡,“蛤蚧”行动	(88)
16. 临场掉包,逃离台岛	(91)
17. 杀手追到马尼拉.....	(98)
18. 真真假假	(107)
第七章 案中生案	(113)
19. “蛤蚧”失踪	(113)
20. 联邦设伏,台北中计	(126)
第八章 从菲律宾到泰国.....	(138)
21. 沉默、再沉默.....	(138)
22. 联邦突袭竹联帮.....	(148)
第九章 竹联帮双线危急.....	(161)
23. 在巴西到处碰壁.....	(161)
24. 联合突袭.....	(180)
第十章 一竿双钩.....	(196)
25. 纸里包不住火.....	(196)
26. “黄鸟”中计.....	(207)
第十一章 华盛顿全线出击.....	(221)
27. 总统特使秘密飞往台北	(221)
28. 董桂森巴西落网.....	(229)

第十二章	成功后的汽车爆炸.....	(241)
29.	“蛇毒”——你不该死	(241)
30.	炸弹、尸体、“婚礼”	(260)
第十三章	在巴西的监狱里	(275)
31.	里约、里约,地狱!地狱!	(275)
32.	多情的巴西女郎	(284)
尾声		(289)

第一章

里根总统令：实施特别行动计划

1. 地下室里的决断

美国。华盛顿。一阵阵温和的风吹拂着白宫大厦上那面星条旗。星条旗在风中高傲地飘扬着。

里根总统看完CIA（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有些激动地按下通话器按钮。

“您好，随时等待着您的吩咐。”一个女人的声音，这声音清爽温和，甜甜的而又是严肃认真的。

“通知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我要看‘10.15’录像，并听取汇报。”

“什么时候？”

“下午。”

“下午几点？”

“不，不是下午，是现在。”

“是！”

“马上，马上。”他又按了一下那个闪着柔和的绿光的按钮。通话器关闭了。他的手有些颤。他坐在夫人南希为他特意购买的竹椅上，微闭双眼，两手指尖轻轻地扶住前额，深深地吸进一口气，轻轻地呼出来。他觉得有些疲劳。每当疲劳的时候他就做这样的深呼吸。这是蒋经国介绍的一位老中

医教授给他的。

他的两手轻轻地揉搓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心里默念着什么。

他觉得轻松了许多。

是什么响了？

噢，秘书请他去地下室。

荧屏上：一双毛茸茸的手揭开了一块白布。白布下一张惨白的脸。也许是灯光的效果，这张脸白得象纸。镜头向下移动，裸露的上身，胸腹间有两个花生米儿大的黑孔。

解说：这就是1984年10月15日清晨在帝利市被暗杀的美籍华人作家《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死者身中三弹，一弹中眉心处，两弹在胸腹间。

画面：一辆警车飞也似地行驶在帝利市的沿海公路上。警车呼啸着，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终于在一个小院前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名警官，他们走进院子。一个有些发胖的矮个子女人泣不成声……

解说：这是死者的妻子，叫崔蓉芝。她说，这天早晨，她的丈夫和往常一样，随便吃了些早点，驾车把十三岁的儿子送到学校。她在家等着他。他们夫妇每天都是一块去渔人码头的瓷器礼品店做生意。丈夫送儿子回来后，叫她上楼收拾东西，自己把车倒进车库装东西。

画面：江南家的车库。那辆沾血的车……

解说：他们的车房也兼作库房。崔女士刚走到楼上，突然听到车房里“呼呼”两声低沉瘡哑的声响，接着又是一声。崔女士以为是丈夫搬动什么瓷器摔倒了，急匆匆跑下楼来，

奔进车房，只见丈夫躺在血泊中。

画面：江南的住宅。前前后后，各个角度。东西南北相邻的情形。画面在住处前的海湾游泳场定格。

解说：崔女士向警方介绍说，这里夏天时游人很多，但现在这种时令就很少有人来玩了。两天前他们发现有两个穿运动衫，骑自行车的中国人在这一带转悠。这天早晨，那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又在他们住宅附近出现。

画面：一辆自行车。两个放大的指纹投影。

解说：这是凶手作案时骑的自行车。车子上发现两个指纹。我们通过电脑在全国查询，没有发现怀疑的对象。于是断定：杀手来自国外，而且是来自中国。

画面：一本署名江南著的《蒋经国传》。登载过《蒋经国传》的华文报纸和杂志。台湾“中央社”就此发表的一百多字的消息。

解说：凶手狙击江南后即可逃离现场。迹象表明，此案既不是图财害命，又不是奸情行杀。正象近来的华文报纸分析的那样，江南是因为出版《蒋经国传》而遭此毒手。因此我们进一步断定：这是政治谋杀，凶手来自中国的台北，决不是北京。

画面：又回到江南的遗体及江南的家：车房、书房、卧室以及他开设的瓷器礼品店。

解说：江南原名刘宜良。1932年生于江苏省靖江县的乡下。解放前夕，年轻的刘宜良只身来到台湾，次年年底即参加了台湾“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就是蒋经国。政工干校毕业后，刘宜良被派到空军服役两年，后又被选送回政工干校受训。1954年1月，刘宜良脱离了政工干校，求学于

台北师大英语系，后应聘任《台湾日报》记者。1956年与刘冠伦小姐结婚，三年后离异，留下一子名家穰。60年代中期，美越之战正处激烈，刘宜良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和东南亚采访，写成《香港纪行》和《动乱的东南亚》两本书。1967年，刘宜良被《台湾日报》派为驻华盛顿记者，在美国与崔蓉芝结婚，婚后生一子，名家禾。

画面：重现《蒋经国传》及华文报刊。

解说：在美国工作之余，刘宜良申请进入美利坚国际关系学院，1972年修完课程，就设法搜集材料，准备以《蒋经国生平及其政治思想》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可是由于经费补助没有着落，论文搁浅。后来，他辞去《台湾日报》记者职务，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在帝利市落了户，并在渔人码头开了一片瓷器礼品店，生意做得还不错。工余，他将论文资料点缀成篇，写成《蒋经国传》一书。以“丁依”笔名在香港杂志《南北极》上连载，1975年就出了单行本。蒋经国继任“总统”后，刘宜良在原书的基础上增补、重写，成稿后即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论坛报》连载，并正式将笔名取为江南……

录像还没有放完，里根总统就站了起来。他的面部肌肉不自觉地抽动着。他一手扶着沙发靠背，一手在半空比划着：“一个获得美国国籍的作家，在美国的国土上被外来的凶手杀害，我们不能不愤怒。”

秘书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两份报告递过来，里根总统没有接。他的面部肌肉还在抽动着，他的那只手还在挥舞着：“你们两家一起干，我批准实施特别行动计划……”

2. “老鸭”来了

1984年9月6日，董桂森起了个大早。他脸没洗，随便吃了些早点就出门儿了。

回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二点多。他着一条深蓝色针织短裤，一件黑色针织短袖衫。汗水把他的衣服湿透，后背几处泛起黄白相间的汗碱。

“梅君、梅君……”他兴冲冲地喊着妻子。妻子没应声，妈妈持着一把大扇子走了出来。

“你一大早儿就出去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董桂森见妈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心里猛地一紧：“怎么，又出事了？”

董桂森是年三十三周岁，士官学校出身。但自士官学校出来后，因无一技之长，久久找不到可心的工作。于是就在台中黑道上厮混。1977年春，经朋友介绍到台北闯天下，不久认识了“竹联帮”老大陈启礼，在那里参加了“竹联帮”。1980年4月26日，因与“四海帮”争夺一个酒吧舞女，在梅园春酒家发生械斗，被警方逮捕，判刑三年。服刑期间，妻子在家抚育幼子，孝敬公婆，情真意切，赤心等待。每每探监，董桂森都感到一股热流的冲击，暗暗下定改过的决心。谁知，出狱后警察常常找上门来盘问，还规定每周去汇报自己干了些什么。

昨天，经一个朋友介绍，董桂森每天早晨四点半到大华仓库为美国商人做事。这是个力气活儿，但挣钱多。出狱快一年了，董桂森没找到个象样的工作。不是因为有“前科”被

拒绝，就是因为给钱太少干不来。大华仓库是个很好的差使，他已经同老板签了合同。但这些都背着妈妈和妻子。因为活儿太重，妈妈和妻子是不会同意他干的。

妻子回来了，满脸沮丧。可见了丈夫，又强作笑意：“回来了。”

董桂森望着她点点头。

“去哪儿了？”妻子问。

“我找到工作了。”

“是吗，今天一大早出去是找工作了？”

“昨天签过合同，今天早晨就上班了。”

“噢，你是上班去了。怎么不告诉我？”

“我想把钱挣回来以后让你和妈妈高兴高兴。”董桂森把一叠钞票扔在桌子上。

“桂森！”妻子严肃地看着他：“你这些钱？”

董桂森拍了拍胸脯：“是我凭力气挣的。从今以后，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

“今天，警察又来了。”

“来干什么了？”

“问你这一周为什么没去汇报，问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你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也不知道。”

“你刚才是不是去他们那儿了？”

“是的。他们让我去详细汇报你这几天的活动。他们问得特别细。问你今天早晨几点离开家的。我说是不到四点。他们还问……”妻子看了眼站在一边摇动着扇子的婆婆，要说什么，又没说出。

婆婆看出来儿媳妇有什么不想让她知道的事儿，领着孙子走了出去。

“他们还问什么了？”

“问咱俩昨天夜里有没有性生活。”

“妈的……”他的拳头在半空一挥，啪地砸在椅子上。

“桂森、桂森你别激动，别发火呀。你知道，就在今天早晨五点多钟，在春茂鞋厂的工棚里，有个十七岁的女工被轮奸了。”

“这与我何干。我要杀了他们这些无用的狗警察。”

梅君扑过去，紧紧搂住丈夫的腰：“不要这样，不要伤心，时间久了会好的。你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只不过找你问问，你说说清楚就好了。”

“……做人也太难了！”

董桂森推开妻子，一头倒在床上。他的心里象万根钢针扎过了一样痛。出狱后，有不少过去的“弟兄”帮助过他。有的劝他回到竹联帮里来，有的给他介绍工作，支援些钱物。对于这些“弟兄”他是敬而远之。在妈妈面前他曾咬破手指发过誓。他没想到，警察还是不放他。人到了这一步，还不如死了的好。想到了死，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我董桂森刚过而立之年，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就这样死了，天理良心不容。可是，就这样在人家的监控下活着有什么意思。他真想为国家做出轰轰烈烈的事，可到哪里去寻得机会呢？今天，在大华仓库为美国商人装货，他一个人装了136箱，当136美元现钞拿到手的时候，他激动了好一阵子。他想：从今往后，我董桂森要凭自己的劳动挣钱过日子，要做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想买辆货车跑运输，他想自己开个川味饭店，

他还想办个娱乐公司……他装了136箱子货，累得腰都有些直不起来了，可他心里喜滋滋的。谁知，一到家竟是这样让人心灰意冷。

妻子走过来，给他脱下身上的衣服，用湿毛巾给他擦身子。

“饭准备好了，一会儿起来吃吧，要不，我给你端过来。”

董桂森擦掉含在眼里的泪，翻了个身。他这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疲劳了。他想抽腿，腿肚子象注满了铅；他想抬一下胳膊，两个肩膀子象打上了石膏。他觉得浑身发酸，骨头架子散了一样。他想起床，怎么也起不来。他想说什么，什么也说不出。

他睡着了。

一入睡就做开了恶梦。他梦见一只金钱豹朝他扑来。他跑呀跑呀，跑进了一个大森林。可他怎么也躲不开那只张着凶残的大嘴的金钱豹。他不跑了，他要和这只金钱豹拼。他捡起一块大石头，等那豹子扑向他的时候，他狠狠地朝豹子脑袋砸去。金钱豹翻了几个滚躺倒了。他也倒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他觉得一阵阵沁人的凉风吹来，紧接着又落下一阵爽心的雨……

他醒来了。他睁开沉重的眼皮，见妻子守在他的身边，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落泪。凉凉的泪珠落到他赤裸的身上。

他起来了。趿拉着鞋往外走去。

“你该吃饭呀。”

“回来再吃。”

“你去哪里呀？”

“去找他们说说清楚。”

“忍着点儿呵。”

董桂森沉重地点点头。

“千万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火呀！”

晚风吹拂，带着点儿鱼腥味儿。董桂森拖着疲惫的身子，沿着人行道艰难地走着。一道电闪划过，雷声在头顶上炸响。他抬起头看看布满乌云的天，长长地叹了口气。

一顶黑色折叠伞遮在头顶，传来嘤嘤的雨打伞布声。董桂森回头一看。惊呆了。

“你……”

“你受苦了。”

“大哥！”董桂森搂住他的腰：“大哥，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音信了。”

“一直在美国。”

“什么时候回台北的？”

“昨天晚上。走，到前面酒吧去。”

此人是竹联帮老大，叫陈启礼。代号“老鸭”。也称“旱鸭子”、“鸭子”。五年前在外岛管训放回后，一度洗心革面，归正从良。他推销消防器具，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生活也过得不错。但旧时帮里的“兄弟”对他还是尊重如昔。基于帮会“兄弟”的感情，陈启礼虽然没有出山，但也凭着个人的威信来解决竹联帮一些内部的问题。

在陈启礼失去自由期间，竹联帮仍然活跃得很，帮里的主要人物如陈大伟、周榕先后出任“总舵主”，领导竹联帮。但陈、周二人都没有陈启礼那股“领袖魅力”，或者说没有陈启礼对于帮里“兄弟”那种恩威并施的能力，搞得帮内四分五裂。于是，一些帮里“兄弟”一再央求陈启礼重出江湖，主持

大局。陈启礼在外岛被管训期间吃过屎、喝过尿，还被剥过皮。每当有“兄弟”前来劝说，他都扒开胸膛，扯开后背让他们看。然而，竹联帮的“兄弟”们呼声越来越高：

“重整竹联帮非‘老鸭’莫数了。”

“只要‘老鸭’出山，竹联帮就能重振昔日雄风……”

“大哥，您出来吧。”

“大哥，您不能眼看着竹联帮就这样完了呀……”

“大哥，您看着‘四海帮’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壮大，心里不憋气吗？”

提起“四海帮”，陈启礼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先是六年前的杏花阁事件，因为一个酒女“贵妃”发生械斗，接下来是“天厨血案”、“法院血案”，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竹联帮的头目如陈大伟，周榕等都束手无策，无法摆平，而“四海帮”的人又步步逼进，大有吞并“竹联”的势头。陈启礼决计出山了。

陈启礼复出后，不到两年，竹联帮便可称“天下第一帮了”。陈启礼发展竹联帮的主导思想是为“兄弟”们多觅财路。台北的地下酒家，有女陪酒的酒廊是受竹联帮保护的。而一些大规模、有歌星表演的餐厅更是月月向竹联帮“进贡”。否则，轻则歌星被殴，餐厅被砸，重则搞出伤人血案。据说蒋彦士（台中常委）一次和女友在一家大餐厅欣赏歌星演出时，突然有十几名持枪持刀的不良少年闯入捣乱，把餐厅砸得个稀巴烂。

陈启礼作为“竹联”老大，在组织人事上进行了大的调整。总舵主下设总护法、总巡察等职位；另设十六堂，每个堂有一位堂主。“竹联”的势力还跨出国界，在日本设有山口组，

在美国、香港设有联络站。闻风而至的“竹联”分子越来越多，而新加入的不良少年更使竹联帮势力大增。因为这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去作坏是不会负什么刑责的。

“竹联”在总舵主“旱鸭子”的领导下一天天壮大。为了扩大影响，站稳脚跟，陈启礼与在美国发行的《华美日报》老板朱伯舜谈收购该报事，后因价钱谈不拢作罢，于是出版一份叫做《风云报道》的综合性刊物，每半月一期。随着“竹联”势力的扩大，陈启礼的威望越来越高。他来往于香港、日本、美国，每到一处都受到狂热的拥戴。作为一个帮会的舵主，到了这个份上应该是令人满意了。可不知为什么，陈启礼反倒心神不安起来，他时常做噩梦，时常想起在岛外受管训时，被剥皮、被逼着吃屎、喝尿的情形。而且整个“竹联”近十万人的命运在他手里攥着。他决计另辟一条路子，让“竹联”合法地存在下去。

今天来找董桂森，也是为了进一步实施他的“合法存在计划”。

酒吧人多。老板见来的是陈启礼，赶忙迎上前去。随着老板的一个手势，两名酒女拥过来，一人挽着一个来到楼上的一个小客间。

摆上菜，斟满酒，陈启礼让酒女退下。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棕色小本：“给你，开开眼界吧！”

陈启礼拿出的是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情报员的身份证。董桂森有些惊讶，也有些怀疑。“老鸭”是“竹联”老大，怎么撇下帮里的“弟兄”为政府干事呢！他看了一遍又一遍，身份证上虽然写的名字是郑泰成，但照片的的确确是“老鸭”的。他把身份证还给“老鸭”，指着上面的编号：基6217——730063说：

“什么时候我也有这么一个本就好了，最好编号是：‘基6217——730064，排在大哥之后。”

“这次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

“真的？”

“真的。”

“那‘竹联’的事呢？”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竹联’能平平安安地生存下去。我很理解你。被管训的日子不好过呀。”

“我上有老，下有小，她们苦苦哀求我从良，我不忍心，也脱不开身呀！”董桂森将一杯威士忌一口吞下：“谁知这归正从良也难呀。那些狗警察，三天两头找麻烦，我真想和他们拼了。”

陈启礼给董桂森斟满酒：“只有傻瓜才去这样干。一个警察值几个钱！”

“大哥，我该怎么办呀，我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可这也太难了，今天早晨五点在春茂鞋厂的工棚里发生了一起轮奸案，他们接到报案后就到我家找我，我不在家就盘问我老婆，还让我回家后马上找他们说清楚。我董桂森早晨四点半就开始给美国商人装货，一个箱子100斤重，我一口气装了100多个箱子，累得浑身的骨头架子散了似的……”说着说着，眼泪流了出来。

“老鸭”拍了拍他的肩膀，神秘地笑着：“大哥知道你的境遇，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明天你也别去给美国商人装货了，我领你去见个人。”

“什么人？”

“老鸭”抖弄着那个棕色身份证：“管这个的。”